

中国古典名著

百部

总顾问

季羨林

启功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

狄公案 于公案



中国
古典名著百部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
狄公案 于公案

主 编 柴剑虹 李肇翔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小说类/柴剑虹, 李肇翔主编.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1.4

ISBN 7-80114-601-8

I. 中… II. ①柴… ②李… III. ①古籍-汇编-中国
②古典小说-汇编-中国 IV. Z1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2203 号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总 顾 问: 季羨林 启 功

主 编: 柴剑虹 李肇翔

责任编辑: 李 克 刘小曼

总 策 划: 崔钟雷 赵玉君

封面设计: 李 杰 金 明

九州出版社出版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131

版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邮编: 100081

字数: 22 800 千字

印数: 2 000 套

印次: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14-601-8/Z·9 全套定价: 6200.00 元 (精装 76 册)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

明·安遇时 编



目 录

卷一

国史本传	1
包待制出身源流	3
第一回公案 判焚永州之野庙	11
第二回公案 判革停猴节妇坊牌	13
第三回公案 访察除妖狐之怪	16
第四回公案 止狄青家之花妖	18
第五回公案 辨心如金石之冤	20
第六回公案 判妒妇杀妾子之冤	24
第七回公案 行香请天诛妖妇	26

卷二

第八回公案 判奸夫误杀其妇	28
第九回公案 判奸夫窃盗银两	31
第十回公案 判贞妇被污之冤	35
第十一回公案 判石牌以追客布	38
第十二回公案 辨树叶判还银两	41
第十三回公案 为众伸冤刺狐狸	44
第十四回公案 获妖蛇除百谷灾	46
第十五回公案 出兴福罪捉黄洪	48
第十六回公案 密捉孙赵放龚人	50
第十七回公案 伸黄仁冤斩白犬	52
第十八回公案 神判八旬通奸事	54
第十九回公案 还蒋钦谷捉王虚	56

卷三

第二回公案 伸兰纓冤捉和尚	58
---------------------	----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

第二十一回公案	灭苦株贼伸客冤	61
第二十二回公案	钟馗证元弼绞罪	63
第二十三回公案	获学吏开国材狱	65
第二十四回公案	判停妻再娶充军	68
第二十五回公案	配姚弘禹决王婆死	70
第二十六回公案	秦氏还魂配世美	73
第二十七回公案	拯判明合同文字	76
第二十八回公案	判李中立谋夫占妻	79
第二十九回公案	判刘花园除三怪	84

卷四

第三十回公案	贵善冤魂明出现	88
第三十一回公案	锁大王小儿还魂	90
第三十二回公案	失银子论五里牌	91
第三十三回公案	枷城隍拿捉妖精	93
第三十四回公案	断瀛州监酒之赃	96
第三十五回公案	鹊鸟亦知诉其冤	98
第三十六回公案	孙宽谋杀董顺妇	100
第三十七回公案	阿柳打死前妻之子	103
第三十八回公案	王万谋并客人财	105
第三十九回公案	晏实与许氏谋杀其夫	107
第四十回公案	斩石鬼盗金瓶之怪	109
第四十一回公案	妖僧惑摄善王钱	111
第四十二回公案	屠夫谋黄妇首饰	114

卷五

第四十三回公案	雪廊后池蛙之冤	116
第四十四回公案	金鲤鱼迷人之异	118
第四十五回公案	除恶僧理索氏冤	122
第四十六回公案	断谋劫布商之冤	125
第四十七回公案	笞孙仰雪张虚冤	128
第四十八回公案	东京判斩赵皇亲	132



第四十九回公案	当场判放曹国舅	137
卷六		
第五十回公案	琴童代主人伸冤	142
第五十一回公案	包公智捉白猴精	145
第五十二回公案	重义气代友伸冤	149
第五十三回公案	义妇为前夫报仇	152
第五十四回公案	潘用中奇遇成姻	154
第五十五回公案	断江侔而释鲍仆	157
第五十六回公案	杖奸僧决配远方	160
第五十七回公案	续姻缘而盟旧约	163
卷七		
第五十八回公案	决戮五鼠闹东京	167
第五十九回公案	东京决判刘驸马	173
第六十回公案	究巨蛙井得死尸	179
第六十一回公案	证盗而释谢翁冤	182
第六十二回公案	汴京判就胭脂记	185
第六十三回公案	判僧行明前世冤	188
第六十四回公案	决淫妇谋害亲夫	191
卷八		
第六十五回公案	决狐精而开何达	194
第六十六回公案	决李宾而开念六	198
第六十七回公案	决袁仆而释杨氏	201
第六十八回公案	决客商而开张狱	203
第六十九回公案	旋风鬼来证冤枉	208
第七十回公案	枷判官监令证冤	212
第七十一回公案	证儿童捉谋人贼	215
卷九		
第七十二回公案	除黄二郎兄弟刁恶	218
第七十三回公案	包文拯断斩赵皇亲	220
第七十四回公案	断斩王御史之赃	222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

第七十五回公案	仁宗皇帝认亲母	225
第七十六回公案	阿吴夫死不分明	227
第七十七回公案	判阿杨谋杀前夫	228
第七十八回公案	两家愿指腹为婚	230
第七十九回公案	勘判李吉之死罪	232
第八十回公案	断濠州急脚王真	233
第八十一回公案	断劾张转运之罪	234
第八十二回公案	劾儿子为官之虐	235
第八十三回公案	判张皇妃国法失仪	236
第八十四回公案	判赵省沧州之军	238
第八十五回公案	决秦衙内之斩罪	240
第八十六回公案	石哑子献棒分财	242

卷十

第八十七回公案	瓦盆子叫屈之异	243
第八十八回公案	老犬变作夫主之怪	245
第八十九回公案	刘婆子诉讼猛虎	246
第九十回公案	柳芳冤魂抱虎头	247
第九十一回公案	卜安割牛舌之异	249
第九十二回公案	断鲁千郎势焰之害	250
第九十三回公案	潘秀误了花羞女	252
第九十四回公案	花羞还魂累李辛	254
第九十五回公案	包公花园救月蚀	256
第九十六回公案	赌钱论注禄判官	258
第九十七回公案	陈长者误失银盆	260
第九十八回公案	白禽飞来报冤枉	262
第九十九回公案	一捻金赠太平钱	264
第一百回公案	劝戒买纸钱之客	266



卷 一

国史本传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天圣五年进士及第，授大理评事，知建昌县。父母春秋高，辞不赴，得监和州税。和与庐虽邻郡，而其亲不欲去乡里，遂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墓下终丧，犹不思去。里人数劝勉之，出知扬州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拯使归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服。徙知端州，权御史中丞。王拱辰荐为监察御史里行。未几，改监察御史。建言：“国家取士用人不得实，岁赂戎狄，非御戎之策。”又欲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辇赃吏，重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子弟之法。初，诸道转运加按察使以苛察相尚。又疏言：“今日奏劾官吏文案，数倍于前，皆摭摭细故。吏有不自安者。”于是为罢按察使。使契丹，至神水馆，前使者过，数遇凶怪，如有物击之仆地，拯径入居之。戒从者：“虽有怪，无得言。”至旦，亦无所恐。及还，虏人令典客谓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结叛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毅然曰：“欲知此事，自有正门，何必便门也？此岂尝问涿州开门邪？”虏折，不复言。为三司户部判官，赐五品服，出为京东转运使，改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徙陕西。诏入见。既行数日，会他路监司有对自求改章服者，上不悦。国传宣曰：“包拯任陕西，未尝自言也。可赉赐之。”次华阴，换三品服。又徙河北转运使，入为三司户部副使。奏罢秦陇所科斜谷务造船材木，契丹聚兵近塞，边郡稍进警。诏令近臣，条对御边之策。拯对西北形势，山川扼塞，及所以先事选练，稍储之术甚备。遂命往河北调度军食。言牧马占邢、洛、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漳河沃壤，民不得耕，请悉以赋民。从之。又往解州经度盐法，请一切通商为便。皇祐二年，擢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数论斥大臣，请罢一切内降。奉诏除天下逋次三千二百余万。尝写唐、魏、郑公三疏上之，请



置天之座右。及别七条事，大指明慎听纳，辨别朋党，爱惜人材，不主先入之说，荡去疑法，条责臣下牵录微过，其论甚美。四年，除龙图阁直学士，复为河北转运使。前此尝建议当无事时，徙兵内地。不报。至是，复清罢河北屯驻兵，而分之河南兖、郛、瀛、濮、曹、济诸郡，遇警即发之，宜无后期不及之患。徙知瀛州，悉除一路吏民所负回易公使钱十余万。仍奏诸州如瀛州，悉禁公使钱，毋得回易。以丧子乞便郡，得知扬州，徙庐州，迁刑部郎中。至和二年，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明年复其官如故，徙知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除右司郎中。拯立朝纲严肃，闻者皆惮之，至于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贵戚宦官为之敛手。旧制凡论诉不得入门，拯使径造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京师大水，乃言势家多置园第于惠民河上，岁久堙塞，遂尽毁去。中贵人有侵跨河壖为亭榭者，自言地契若此，验之乃伪增步数，敕奏之。嘉祐三年，除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数请立皇嗣，及陈教养宗室之法。又条责诸路监司，御史府得自举属官，谏官、御史不避二府荐举者，两制得至执政私第，减一岁休假日，皆施行之。张万平为三司使，拯攻罢，而除宋祁代之。拯又疏祁前在蜀燕饮过度，累击之不已。祁既罢，而拯遂为三司副使，翰林学士欧阳修疏：“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不已甚乎。”拯因家居避命者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诸筦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持为置场和市，民得免其扰。吏负钱帛多縲系，间辄逃去，并械其妻子者，类皆释之。六年，迁给事中，为三司使。数日拜枢密副使，迁礼部侍郎，辞不受。一日暴得疾，归遂卒，年六十四。上幸其第，临直，辄视朝一日。赠礼部尚书，谥孝肃。拯性不苟合，未尝伪色辞以悦人，平生无私书。至于干请，无故人余党，一皆绝之。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少为刘筠所知。尝为奏其族子为筠后，又请还筠家向所没田庐。有奏议十五卷。子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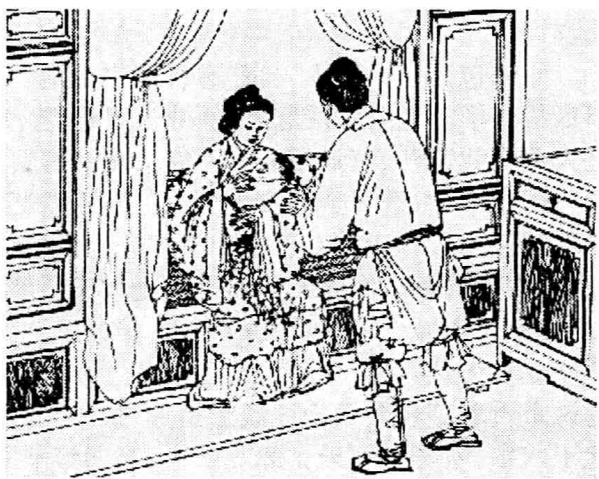


包待制出身源流

诗曰：

世事悠悠自酌量，吟诗对酒日初长。
韩彭功业消磨尽，李杜文章正显扬。
庭下月来花弄影，槛前风过竹生凉。
不如暂把新编玩，公案从头逐一详。

话说包待制判断一百家公案事迹，须先提起一个头脑，后去逐一编成话文，以助天下江湖闲适者之闲览云耳。问当下编话的如何说起？应云：当那宋太祖开国以来，传至真宗皇帝朝代，海不扬波，烽火无警，正是太平时节。治下九州之内，有个庐州合肥县，



离城十八里，地名巢父村，又名小包村。包十万生下三个儿子，包待制是第三子。降生之日，面生三拳，目有三角，甚是丑陋。十万怪之，欲弃而不养。有大媳妇汪氏，乃是个贤明女子，见三郎相貌异样，不肯弃舍，乞来看养。

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抚养包公近有十岁。一日，出厅前拜见父母，其父怒云：“尔此畜子！当下我要弃汝，得大嫂收养成人。我今遣汝前去看牛，休得在家里闲坐。”包公听毕，转至房中，与嫂嫂说知父亲要着我看牛之事，眼泪汪汪，自叹：“我如此命薄！二哥俱得做好人，只



我与佣工的一般。”其嫂劝之云：“三叔只可忍耐。古人未遂之时，亦有贩牛自守者，后来却做到三公地位。既是公公有遣，只得欢喜领受。”包公听嫂嫂言语，收泪谢之。

又过二三个月，正是新年时节，包公入房中见大嫂。借件新衣服着了去拜年。嫂问：“三叔要拜谁人年？”包公云：“正要问嫂嫂，当先拜谁？”教之出厅上，先拜父母，后拜二兄。包公欢喜，依教出厅上，拜毕父母、二兄，就在厅上同饮新年酒。至三四巡，太公于席上吩咐，着令：“大郎去亲戚远处还礼，二郎去邻居近处还礼，三郎换了衣服，前往南庄使牛，直待水田耕得完了，方许回来。”吩咐毕，大郎、二郎各去不顾，只有包公烦恼，独自一个将牛来南庄耕水田，自嗟自叹，不觉困倦，睡于田塍上。

原来包公是个好人，自然有神明来助他。本处地祇，一伏时间将水田尽数耕毕。包公睡醒起来，见牛息于塍上，水田皆耕毕，暗思：“此必是大嫂怜我辛苦，密地使人来耕完去了。”言罢，收拾犁具回家。

行到中途，遇着个算命先生，见包公作揖云：“烦问往庐州还有多少路程？”包公云：“尚有二百八十里。”先生见包公形状特异，与人不同，暗想：这人有贵相。因问云：“君是何处人氏？敢乞贵造一看？”包公答云：“小可庐州离城十八里巢父村人氏，父亲遣令南庄耕田，只是佣工人，有甚好处？无钱算命，免劳先生看。”先生笑云：“你教我路境，不要命钱，且说来看。”包公乃云：“贱造是淳化二年二月十五日卯时生。”先生遂起了八字，看毕大惊云：“郎君之命，辛卯年辛卯月辛卯日辛卯时有四个辛卯，三十二上发科，后去官至学士，后为龙图阁待制，故人称为包龙图，乃大贵之命也。可贺，可贺！”包公听罢，应云：“莫非我无命钱，先生故来取笑耳？”先生云：“我写在书上，待郎君富贵得来相望。”包公云：“我只有一条手巾，与先生为表记，久后果如公言，当得重谢。”先生接取手巾，谓包公曰：“你看前面又有一个先生来。”包公回头看时，不见人来，那先生化一阵清风而去。包公惊叹道：“原来这先生不是凡人，乃是神人来与我推命也。”心中暗喜。急忙回家见嫂嫂，笑容可掬。

其嫂见三郎面有喜色，心中疑怪。正是：

入门欲问荣枯事，观见容颜便得知。



卷一

那贤嫂问：“三叔每日归来只是烦恼，今日莫非抬得奇珍异宝，如此欢喜？”包公直与嫂说：“南庄耕田回来，遇着一算命先生，推我有大贵之命。我不信，回头失那先生。知是神人，决无虚言。我故欢喜。”嫂听罢，乃云：“叔既后有好事，何不发奋读书，以成其名？”包公云：“父母见憎，哪得资本读书？”嫂云：“叔若肯读书，资本一一承办，不须挂虑。”包公曰：“贤嫂既发心如此，久后成名，当报大恩。”包公退转庄下。

次日，汪氏着家人抬轿子直去南庄书舍见董先生，进上礼物，具言要送三郎来从师读书之事。董先生欢喜领受。嫂命三叔拜见董先生毕，汪氏云：“三郎尚未有名字，烦先生代取一个表德。”董先生思忖半晌，乃云：“唤做包文拯可好？”汪氏云：“此名实相称。”一时间先生家人抬过午馔相待，着汪氏、包公一边在席饮酒。酒至二巡，嫂于席上云：“叔既读书，亦能吟诗否？”包公起身答云：“未读书时，已与朋友相会，亦能吟得几句。”董先生就指木墩为题，令包公吟诗。包公随口吟云：

钢斧伐来物便成，虽然微贱有高名。

若还把他提掇起，社稷山河一掌平。

董卿听罢，乃对汪氏云：“令叔之作，天下奇才也。何愁不成名乎！”嫂亦欢喜。董先生见包公生得丑陋，令学生去后园拔一株松树来席间，道是蓬蒿，着包公吟诗。包公自忖：他将我比作蒿草。乃应云：

松树低低未出形，先生比作蓬蒿人。

若还一日身通泰，可作擎天柱栋新。

董先生喜云：“郎君好气象！必为擎天柱人也。”酒罢，汪氏辞去，包公自在庄上读书。不觉二年，正是：

窗下三冬经史足，胸中义理已精通。

一日，包公闻说朝廷开科取士，便辞董先生回家见嫂道知要去赴科取试。汪氏欢喜，即打点盘缠与叔起行。次日，包公先出厅上，道知父母要去东京取试。当彼父母颇知其在南庄读书，汪氏为之支持得就平学，及闻其要去赴试，父母、二哥齐笑其痴，亦不管他。包公径来拜知嫂嫂，吩咐毕，挑上行李，望东京进发。是时正遇三月天气，风和日暖，恰好前行。常言：

雁飞不到处，人被利名牵。



话说包公独自一个，于路上晚行夜住，饥餐渴饮，又是数日。忽日贪行几里路，天色将晚，前后无店舍。正在无奈处，抬头见一座古庙，包公进入廊下。看牌额乃东岳圣帝之祠。远年荒废，人迹罕到，包公只得在神案高处放下行李，取出干粮食几口。日里行得辛苦，就枕而困。将近三更时候，包公朦胧中见一判官，持簿入来，监候使者问云：“今年状元是何处人？”判官说：“第一名是淮西庐州人，第二名是西京汉上人，第三名是福建人。”使者又问：“淮西有九州四十县，不知状元名谁？”判官答云：“是庐州合肥县小包村包十万家第三个儿子，名文拯，该他得状元。”判官道罢复出。天色渐明，包公记在心下，起来挑了行李进发。

不则一日，来到东京城。包公抬头一看，果是好个去处：人物富贵，甲第相连。曾闻道东京城里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二十四座管弦楼，果不虚矣。称赏不足。未度日色沉西，欲去寻觅个店舍安身，各处已闭上房门。包公怨无宿处，在汴河桥上叹气两三声。一时惊动本处城隍，即叫使者吩咐云：“上界文曲星来东京求官，无人收留。你可引去烟花巷张行首家宿歇。”使者领旨，即忙来桥上，见包公正在忧闷间。使者近前云：“秀才今晚莫是无安歇处？可随吾来着，有个所在与你安歇。”包公见说，径随使者来到张行首门口，叫声开门，有小二出来，已不见了使者，只有三郎立在门口。小二引进去见张行首，因留他歇，问是何处人氏，三郎答云：“小可乃庐州合肥县离城十八里小包村，父亲包十万，第三子，表字包文拯是也，因来京考试，日晚无投宿处，特奔贤姐宅上，权宿一宵，明日重谢。”张行首闻说，不觉泪下云：“原来是乡里。”三郎云：“贤姐是何处人？”行首云：“我是县南张大郎亲女，因为正月上元看红灯，行至九师桥，失了伙伴，被人带到东京，落在风尘，今将三四年矣。若郎君不嫌，今宵愿结为姊弟相叫。”三郎便问：“贤姐今年几岁？”张行首答云：“三十岁。”三郎云：“你长我十岁，当拜汝为姊。”二人于灯前结拜。整上盘馔，席中各诉款曲，夜深方散，三郎于楼舍安歇。次日侵早，张行首着小侍女请三郎入厅上相见。茶汤毕，行首云：“目今东京士子未齐，三郎可在东边净房读书，候在开试院日，则去取试未迟。”三郎云：“贤姐言之有理。”即日收拾净房一间，与包公读书。每日茶汤，着传女送与，十分相敬。



卷一

不觉一月光景，侍女来见张行首道云：“这几时包秀才书也不读，只是眉头不展，脸带忧容，未知因甚事。”行首听说，即着侍女请过三郎，问其烦恼之由：“莫是我家款待不周？”三郎答云：“蒙贤姐恩爱，实无以报。近日在书馆中，不觉思起家乡。况我功名未知如何，以此忧闷，非为款待之意。”行首听罢，乃云：“偏你思量家乡，而我不念故里？出来之人，没奈何耳。你若的思家下不置，可修书一封，汴河桥上不时有人转淮西，可寄与之回去，便如亲至家乡一般，何必重思念也。”三郎依其言，即修下家书，缄封了毕。次日到桥上，等人寄去。一霎时间，忽遇个人似承差模样，来得如风送行云般紧。三郎问云：“君是何处客官？”来人答道：“要往合肥公干。”三郎云：“君既往合肥，是在下所属，烦君寄书一封，转达包家庄为幸。”其人领诺，即接却书不辞直去，好似流星赶月而行。三郎正待回去，忽于桥侧拾得一封书，类道家符牒样式，乃暗思：此必来客去得慌忙，失落此一封书。彼寻不见，必复来取，可坐此，待他来时可付还之。

却说那来客原是玉皇所遣，在东京城隍处下公文的。来到庙前，不见文牒，慌问守门神千里眼、顺风耳：“这公文从哪里失落？”二神告之云：“乃是尔代顺带家书白衣秀才拾得，今在桥上等你，可火速取来。”使者听罢，径回桥上，见三郎便拜。三郎忙扶起道：“君适去得恁紧，复回拜我，有何见议？”使者云：“误失了一道文牒，是君拾得，乞还我而去。”包公云：“果是我拾得，若肯开与小生看是内中说甚事，便将还你。”使者云：“此文牒不可拆开着，恐漏泄天机，得罪不便，乃上帝送与城隍处开的。”包公听罢，说是上帝来的文牒，坚意要看，云：“不肯开看，难以还汝。”使者没奈何，只得拆开封头与看。内中不说别事，单写今年状元、榜眼、探花之姓名也。包公看见他名是状元，不胜欢喜。（按国史本传，包公乃是天圣五年进士，此说是状元，小说之记也）付还天使而去，不提。

话分两头。却说仁宗皇帝自承位以来，亲近大臣，庶政条理，天下太平。一日，在宫中夜得一梦，侵晨设朝，聚文武问之。阶前走出黑王太师，红袍拖地，象简当胸，奏云：“不知陛下所梦何事？”帝曰：“寡人夜来梦到庐州搭船，船上有一金斗，斗底有一包文字，不知主何吉凶？”太



师奏云：“此梦乃大吉之兆，当为陛下称贺。”仁宗曰：“何见得是吉兆？”太师云：“陛下到庐州者，关中有—庐州；船上有金斗，郡唤作金斗威；斗底有一包文字，主开南省时，及第秀才必有姓包者来赴试考中，与国家文明之象也。”帝闻奏乃曰：“卿此言亦有理。”是日朝散。未数日南省试罢，进士殿试，及传胪之时，第一名状元及第，乃庐州合肥人姓包名文拯也。仁宗大悦曰：“朕之得梦，真不偶矣。”即日下敕状元于杏花园赐宴，游街三日。及待文拯趋朝谢恩，御笔亲授为定远县知县。文拯得官而出，转至烟花巷张行首家报知。行首不胜欢悦，把盏接风。文拯云：“且幸忝高名，又得除授知县之职。当初父母量我不会有官，岂知今日有此好事。特辞贤姊同小二回去，省侍父母，且看如何相待于我。”行首云：“既郎君已中高选，如何不回报与父母得知欢喜？我着小二同你还乡。”文拯甚喜，即日拜别行首，与小二出离东京城。吩咐将幞头服带官凭，藏在笥中，只妆作平常人而归。不在话下。

却说东京当日开榜后，公人寻夜前来包家庄报信，直至厅前，见太公声诺。太公本是庄家，初未识公吏，一见之大惊，走入庄后，叫声：“有强人来。”其大媳妇汪氏听得，急出视之，乃是公家来的，便问：“从何差遣？”公家答曰：“新科中了状元包文拯，说是本处人，特来报喜，不是差遣。”汪氏闻报，笑容可掬，入见太公道云：“吾家有好事，三叔已中状元及第，公人来报喜信，何用惊疑？”太公笑曰：“三郎自小不曾读书，官从何来？”汪氏答以：“从董先生学。日前有信来道又得东京乡里张行首勉励读书，已得中选，果是真矣。”太公大喜，方出厅前，接待报信之人。

过数日，太公着人去赶回二大郎，一在庐州开大店，一在南京买色物。不日二大郎俱回来，拜见太公毕，太公道：“你二人只好守富，倒不如三郎读书，已得功名也。今报信人才与犒赏而去。”二郎闻说，笑曰：“爹爹好不忖量，被人骗去银两。三郎是个呆子，未曾读书的，哪里有官？他只因在外欠主人钱还不得，故装此计，许称及第，得图些赏钱去均分而已，何可信他？”太公顿思良久，乃曰：“汝二人之言果是，却被他骗去银两。”因出下招贴：“有人捉得三郎来见者，赏钱一百贯。”使庄客各处贴去了。

却说文拯与小二在路上将及半个月，望家下不远，文拯云：“此去王